



我很喜欢跳出既定的框框去揣摩历史人物，因为这样揣摩出的历史人物，往往比一般历史中的要生动、完整和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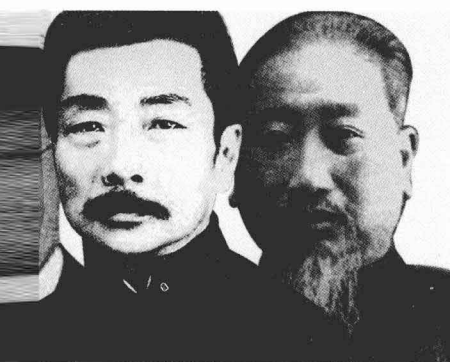
晚清背影民国脸

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

诸荣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晚清背影民国脸

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

诸荣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背影民国脸:清末民初的那些人和事/诸荣会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154-0064-8

I. ①晚… II. ①诸… III.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清
后期~民国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2511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唐明星 陈立旭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责任校对 周 浩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55 幅 21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 录

不逝的背影

林则徐：从悬念到神话 / 2

半道去世的象征意味 / 2

悬念——假如不被革职…… / 3

神话——假如不谪戍新疆…… / 9

叶名琛：海上苏武 / 15

走出“叶开泰” / 15

寻求“第三条道路” / 17

惹火烧国 / 20

饿死不如一匹马 / 23

“六不”总督 / 26

失败英雄 / 29



曾国藩：其实一直很纠结 / 32

终于赢了 / 32

“秀才造反”的宿命 / 33

“书生带兵”的悲剧 / 37

“中西制衡”的悖论 / 41

李鸿章：勇于任事败于事 / 46

仗义挺身，见疑临危建淮军 / 46

两次为恩师“擦屁股” / 48

洋人的开花弹炸“开”了他的脑袋 / 50

从“甲申”到“甲午” / 52

假如早死几年 / 56

洪秀全：住进天王府后……/60

- 一个命题 /60
- 深入东王府 /62
- 小天堂,大世界 /65
- 注定的命运 /69
- 两个“叛徒” /75

张之洞：文化“钉子户” /78

- 潇洒清流 /78
- 华丽转身 /81
- 真伪命题 /83
- 文化“钉子” /87

梁启超：一生五个关键词 /89

- 医疗事故 /89
- 康梁变法 /92
- 中华民族 /95
- 护国战争 /98
- 五四运动 /102

赵声：民国绿叶 /106

- 辛亥枪声 /106
- 投笔从戎 /107
- 鲁迅同学 /110
- 铁三角 /112
- 出师未捷身先死 /115
- 得归当卧大江湄 /117
- 一枚绿叶 /118



复杂的面孔



胡适：“我从山中来” /124

- 杨林桥头 /124

“三十夜大月亮” / 129

新“三从”“四德” / 135

身行万里半天下 / 138

“我从山中来” / 144

鲁迅：为官为钱打官司 / 146

罢我的官——没门儿！ / 146

其实真不是在乎这个官 / 148

欠债还钱——学生也不例外！ / 151

我就是爱钱，有什么错吗？ / 153

杨荫榆：最后的生命之花 / 156

寡妇办学 / 156

奇模怪样 / 158

无花无果 / 161

晚节彪炳 / 164

郁达夫：生怕情多累美人 / 167

为君先买五湖舟 / 167

富春江上神仙侣 / 170

风雨茅庐风雨多 / 173

佯狂难免假成真 / 178

徐志摩：1921年的宿命 / 181

冰火相遇 / 181

康河那一夜 / 183

船来船去 / 186

其实都是“第三者” / 188

爱又如何 / 190

再别康桥 / 192

凌叔华：亦曾疯狂乖乖女 / 196

浪漫的晚宴 / 196

“富养”的女儿 / 198

理智的情人 / 200

可靠的朋友 / 202

幸运的出轨 / 204

苏雪林：归去来兮“迟” / 208

我要回家 / 208

名门之后 / 209

荆棘花冠 / 212

葑门 12 号 / 214

风花雪月 / 217

堂·吉诃德 / 220

“反鲁”悖论 / 223

归去来兮 / 226

高长虹：一不小心…… / 229

一不小心走入了“新的世界” / 229

一不小心“飙”错了对象 / 231

一不小心成了“小丈夫” / 234

一不小心“被神经病” / 236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 240

绯闻成为历史 / 240

故事真假之间 / 242

偶然内阁总理 / 243

平淡终得烂漫 / 247

柳亚子：走出赐福堂 / 250

天赐的厅堂 / 250

出走的牢骚 / 253

磨剑的祸福 / 259

后记 / 262

不逝的背影



他们的姓名与籍贯、形象与面容、生平与事迹,我们似乎已然熟悉;他们的伟大与渺小、光荣与耻辱、可歌与可泣,在我们头脑中似乎已然固化;殊不知,将他们的人生连接起来,就会发现历史的脚步正是踩着他们走过来的,他们虽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深处,但正是他们的背影共同组成了一个旧时代——一个病入膏肓而又发奋图强的时代,一个卑躬屈膝而又坚贞不屈的时代,一个卖国求荣而又上下求索的时代。



林则徐：从悬念到神话

半道去世的象征意味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西局势动荡不安。

年初，在南部和东部的北江、西江流域，那些溯江而来的流民与当地山民不断发生械斗，到了夏天，由此便演化成了层出不穷的骚乱和此起彼伏的起义；各路起义军落草为寇、占山为王，且相互间遥相呼应，公然与朝廷分庭割据。

道光皇帝以“渎职无能”的罪名将广西提督闵正凤革职，急忙调在湖南成功镇压新宁县李元发起义的湖南提督向荣任广西提督，率大军前去镇压；几乎与此同时，朝廷中大学士潘世恩，通政使罗惇衍，尚书孙瑞珍、杜受田又力荐正因病辞职归籍的林则徐，说两广之事非林则徐不行。道光皇帝也似乎对向荣不太放心，遂急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火速赶赴广西“戡乱”。

尽管此时林则徐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但仍在儿子林聪彝及幕僚刘存仁的陪同下，于10月抱病启程。一路上，林则徐的疝气不时发作，以致不得不躺在一种特制的卧轿内才能勉强赶路。林则徐本想由山路从福建取道广东，再进入广西，可到达潮州时就开始严重下痢，11月到达普宁时，实际上已病入膏肓，不得不在普宁行馆暂住下来。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1850年11月22日）辰时，躺在行馆床上的这位禁烟英雄，突然手指天，大喊“星、斗、南”三字后，吐出了长长一口气，便停止了呼吸，享年六十六岁。

随后发生的事几乎众所周知：向荣所率大军与农民起义军一触即溃，朝廷又不得不急命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再率大军前去广西镇压，可再次一败涂地。道光皇帝又气又急，突发急病，最终竟不治身亡；而农民起义相反倒越来越壮大。1851年1月，各路人马云集金田村正式宣布总起义，一场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太平天国运动便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堂堂大清，似乎一夜之间便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于是，朝中的重臣们感慨道，如果林则徐不死于半途，或许就不会这样了！

是的，如果林则徐不死，一切会怎样呢？甚至一百多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和感叹。

然而谁知道呢！林则徐死在了半道，一切便因此而成了悬念。

其实，林则徐的一生中，充满着悬念——一个又一个的悬念……

悬念——假如不被革职……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由林则徐点燃的一把大火烧起来的。

1839年6月，林则徐在广东虎门一把“火”（实际上是生石灰加海水）烧了用来坑害中国人的鸦片两百多万斤，史称“虎门销烟”。

但这却造成了中英两大帝国之间的冲突。英国很快便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自此一个个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便将大清帝国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这都是林则徐惹的祸！于是道光皇帝将他革职罢官，自是理所当然。

然而，远自当年，近到如今，有太多太多的人为林则徐抱着天大的不平。

“虎门销烟”错了吗？不该吗？

中国是以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而延续数千年的，但也并非说中国就没有贸易，中国开展海外贸易事实上由来已久，只是自从有海外贸易以来，几乎在贸易额上就一直处于“顺差”地位，延至近代仍是如此。而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的状态，让海外诸多贸易国长期不满，为了颠覆这一切，于是它们想到了鸦片。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始在广州倾销鸦片；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正式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并很快取得了垄断地位。鸦片给人们身体与精神所造成的恶果是毁灭性的；这促使乾隆皇帝于1792年下旨禁止鸦片输入。但是，由于吸食鸦片者的队伍一旦形成，就只会壮大而一时很难消减；再加上鸦片贸易朝廷既已禁止便不再收税，只要走私成功更是有暴利可图，所以实际上对于鸦片，不但一直处于禁而不止的状况，而且越来越猖獗。仅以东印度公司为例，据统计，其对中国输出的鸦片，最初是每年200箱（每箱约140磅），到1767年发展为1000箱，到19世纪初增至每年4000箱，到19世纪20年代进一步增至8000箱，到1828年至1835年间，平均每年17000箱，到1835年至

1839年间更猛增至每年30000箱以上。鸦片的大量走私，给清政府造成的恶果有两个：一是人民身心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二是中国的大量白银外流，造成国内急剧的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各地大小暴动和起义频仍。总之，这小小的鸦片，大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清政府不得不再次严禁鸦片。这里我说“再次”，是因为早在乾隆时期清政府曾颁布过鸦片的禁令了。

那是鸦片刚刚流入之时，清廷最容易想到的禁烟途径自然是教育和责令自己的“子民”禁吸，可谁知大清国民似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的国民都好这一口，所以吸食鸦片在全社会事实上一直是处于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状态，以至今日几近不可收拾，怎么办？人们便想到了从源头上掐断它，以釜底抽薪求一劳永逸。因此说，“虎门销烟”不但不错，而且是太应该了！也因此，虽然它引起了鸦片战争，但并不妨碍人们将一顶民族英雄的桂冠送给林则徐；若说有什么不应该，那只是我们不应该在“虎门销烟”后随即爆发的鸦片战争中战败——

如果不战败，就不会有那《南京条约》了；

如果没有这《南京条约》，就不会有后来的《穿鼻草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如果没有这些条约，中华民族就不会陷入万劫不复，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会战败呢？

这个问题在我们已经为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而付出了惨痛代价、并最终找到了比较合适的道路的今天，在理性上似乎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在感性方面我们有时候的表现恰恰证明了我们至今也没有真正明白——我们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林则徐寄予了太多的同情、太多的赞美和太多的希望，似乎我们战败的原因仅仅就是因为清廷对林则徐不公。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在今天的学校里，历史老师在为学生讲到“虎门销烟”一章时总是那么的热血沸腾，而讲到林则徐被罢官充军时总是那么的遗憾万分，似乎我们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原因——

只是战争前没有听林则徐的话早做好准备；

只是战争中撤了林则徐的职，没有让他领着军民与敌人血战到底；

只是清政府是个软蛋！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全是这样吗？

鸦片是毒品，这在贩毒和吸毒已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列为是犯罪的今天来看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当然他绝无任何不妥，然而若还原到当年，情况却

很有些复杂。

首先是在国内朝野上下，对于鸦片的处理意见并不统一。军机大臣穆彰阿，他就认为对于吸食及贩卖者治罪过重了。而且他还认为，收缴烟膏、烟具的行为，只是地方官意在邀功，希图塞职。道光皇帝为此还于1838年4月16日下了一道圣旨：“嗣后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再看民间，关于鸦片还流行着这样一则美丽的传说：为什么人们在吸食了鸦片后如此兴奋而上瘾，是因为印度人在栽种罂粟时，曾把相亲相爱的一对男女捆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他们的鲜血流出，浇灌给罂粟。真是多么美丽的传说，多么美妙的东西呵！或许正是因为对于鸦片的态度朝野上下意见十分复杂，至少是态度并非如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所以道光皇帝在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去广东前，曾于一个多月内八次召见他，无论是态度还是行为，都显得特别慎重。对此，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对穆彰阿之流、道光皇帝和部分民众等一言以蔽之为“坏蛋”、“昏庸”和“愚昧”，但当时的人们就是这么坏，这么昏庸，这么愚昧，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看林则徐自己，身为钦差大臣，他在前往广东时竟然只有8个随从，且在出发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此行路上费用全部自理，定不劳各地。可见，林则徐这次禁烟运动开始之初，是想“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总之很低调，很低调！这种低调本身便很有意味，很能说明问题，至少是说明此行此举并不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将改写历史的运动的开始。

再看外部世界，当时由于人们对于鸦片的危害性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即使在英国等西方国家那儿，国内也多没有绝对禁止鸦片贸易的法令，亦即在他们国内，鸦片贸易也都是“合法”的；而当时世界上也更没有禁止鸦片贸易的国际公约之类，那些老外们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才大肆向中国贩运鸦片的。然而这一切只是表面，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意场上历来都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由于中国一直是坐地贸易，且这个“店”一直很大，所以谁也不能奈何，双方也就一直相安无事。可是时到近代，由于西方社会在世界上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均迅速发达了起来，一直在贸易中长期被中方“欺”着的那些“客”越来越大的起来，终于想要反过来一“欺”中国这个“店”了，现在他们等的就是机会，说白了就是要等一个借口。

1839年春，林则徐来到广州，他首先写了一封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要求女王驱除印度的鸦片，并通知女王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欲全面禁烟，并要求其责令英国国民放弃鸦片贸易。随后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吸食鸦片、旱烟和水烟的情景。

下令外国烟商限时交出鸦片，其中林则徐与英国商务代表义律一再斗智斗勇，自不必去说，这里只说结果。1839年3月25日，林则徐向义律发出最后通牒——《示谕外商速交鸦片烟土四条稿》，痛斥义律，并要求其最终于1839年3月28日早六时服从命令，义律果真即时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林则徐将这些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开始，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

看起来，此时的林则徐取得了胜利，连当时如《澳门月报》、《季度评论》、《新加坡自由新闻》、《广州纪时报》等外国人报纸，也都不但大篇幅地连续报道虎门销烟的进展，而且也对此大多给予了肯定；甚至连英国本土方面也因这一事件而物价一时大涨，尤其是大米、丝绸和银等。

然而，此时谁也没有想到，林则徐这看起来的胜利，实际上已在外交上输了一着，或者说已在外交上中了义律的圈套：原来，义律让外国烟商在收到林则徐上缴鸦片的命令后，并不让烟商将鸦片直接交给林则徐，而是先交给他，他再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缴给林则徐。然而，林则徐并没有看出义律如此“多此一举”的行为里暗含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当然或许他当时压根儿就不愿和不屑去猜度这“多此一举”。

义律“多此一举”的目的，是蓄意将一次商业冲突转变为中英两大帝国间的冲突——英人想要的就是这个借口，而林则徐恰恰一不小心为侵略者提供了这么一个借口。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提出这一点，一点也没有苛责林则徐的意思，相反，倒是觉得林则徐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代真正意义的外交官，他这样的失误实在是应该交的“学费”，实在是太正常了。因为在此以前的数千年内，中国多数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外交的国家——外交讲究的是平等相待，而在中国人

看来，我们是世界的中心，是“老大帝国”，别人都是蛮夷，他们只有做我们的蕃国向我们朝贡的份儿，哪有什么与我们平等对话的份儿！一个没有真正外交的国家走出的第一代外交官，初登上国际外交舞台，外交经验和外交技巧从何而来？交一点学费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虎门销烟”的消息传至英国，英国国会对此展开了辩论，在女皇维多利亚的影响下，最终以 271 票对 262 票通过军事行动议案；并于当年 10 月 1 日，英国内阁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中英鸦片战争就此爆发，而导火索正是“虎门销烟”。

今天的史学家们将鸦片战争的正式爆发的时间定为 1840 年 6 月，而林则徐被革职是在 1840 年 8 月。林则徐被革职的直接原因看起来是清军在舟山的战败、定海的失守，再加上英军兵临天津城下，直逼北京。这是事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光皇帝不得不听信当初反对禁烟的穆彰阿等人之言，为英国人“申焚烧鸦片之冤”，“以折服其心”，而将林则徐革职。可是哪知道英国人并不领情，照样进攻大沽、台湾、浙东，照样沿珠江进攻虎门、广州，沿长江进攻镇江、南京等，且所到之处大多势如破竹。此时，人们不禁想，如果林则徐不被革职，或许不会这样吧？因为他不但是早就上书朝廷，一再提醒道光皇帝，“沿海州府，应早作备战，以防英夷来袭”；更重要的是在“虎门销烟”发生后英军的几次武力挑衅，因为中国有林则徐在而并未讨得便宜，再加上后来英军并未选择在广东与中国开战，而是转而向北，先浙东，再沿江，再天津，其表现似乎很“怕”林则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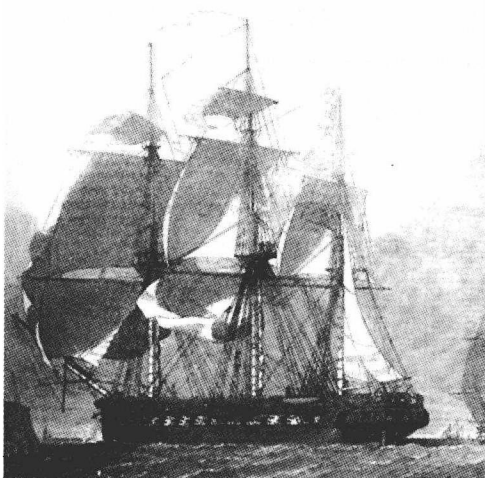
然而真是这样的吗，我们还是来看看事实吧！

英人最早的一次武力挑衅发生在 1839 年 9 月 4 日的九龙海面，英人首先向中国水师开炮。此次英方参战五艘非正规舰只，只是配有火炮的商船而已，而清军出动了三艘战船，又有岸炮支援，所以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后，双方打了个平手，各自损失都较轻微。这或许就是后世教科书上的“由于林则徐积极备战，曾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吧！

清军的第二个“胜仗”是在 1840 年 7 月的厦门水道，然而其事实却是这样的：7 月 3 日，驶入厦门南水道的英舰派翻译驾小艇登岸送信，被清军武力阻止，英战舰则向岸上开炮，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炮战，双方损失都较轻微；而只要是损失轻微，上报到朝廷时就变成了一场“胜仗”。

倒是紧随这两次“胜利”后发生的事实是那样的残酷：

1839 年 11 月 3 日，英军在穿鼻洋上再次向中国水师发动进攻，关天培率领的水师迎接，但很快便被英军击退，死伤多人，而英军竟无一人伤亡。



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皇家海军军舰，舰上装有火炮 50 门。

1840 年 7 月 5 日，舟山海面英军开始进攻定海，7 月 6 日晨，定海失守。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战死。定海水师在九分钟内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仅仅据此，我们就不难推断，即使英国人选择在广东开战，即使林则徐不被革职，战争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吗？

然后林则徐被革职的事实，让这一问题谁也不能一句话说清，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悬念。

或许是历史似乎有意要强化这一悬念——由于主和派琦善与英人的谈判几近破裂，林则徐竟然又获得了官复原职的机会。

1840 年 12 月 30 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在谈判“前线”送回的 second 道奏折，道光皇帝觉得谈判已无希望，遂下令琦善“勿得示弱”，同时命令川、湘、黔三省向广东派援军。1841 年 1 月 6 日，道光帝在又收到琦善的第三道奏折后，终于下严令：“逆夷要求过甚……非情理可谕，即当大军挞伐……逆夷再或投字帖，亦不准收受”，同时重新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等。与此同时，清廷还不断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虎门兵力达到 11000 人，虎门炮台也成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火力最强大的炮台。然而英国人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怕，他们照样大兵压境；而怕的似乎倒是清政府——看如此阵势，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或许是为了再次表示“和谈”的“诚意”吧，道光皇帝赶紧将林则徐再次革职，并令其谪戍新疆；几乎与此同时，虎门战役打响。虽然这一次清军十分争气，他们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但英军还是很快便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整个虎门炮台几乎被夷为平地，且水上的清军水师也被彻底击败。一仗下来，清军共计战死 282 人，受伤 462 人，沉没战船 11 艘，而英军仅受伤 38 人，无一人死亡。而这一切就恰恰发生在林则徐刚刚被革职后几天——假如林则徐不被革职，结果还会是这样吗？

——林则徐再次成了一个悬念。

此后的事实是，中国在整个战争中全面失败，最终被迫签约，并接受割地、赔款和通商等等，一切都不在话下。道光皇帝自然是如同给人打了一个响

亮的耳光一般，连历来都自以为“有责”于“天下兴亡”的“匹夫”们也觉得脸上无光——这一次，君民之间的感觉倒难得地取得了一致。于是大家都需要有自慰，于是林则徐这个悬念很好——我们是战败了，但并不是敌人多么厉害，只是我们自己发生了一个小小失误而已，如果林则徐不被革职充军……就这样，林则徐成了慰藉心灵的一种寄托，一种愿望，甚至是唯一的希望；也就这样，作为一个悬念的林则徐，便成了他存在于历史的全部意义。

神话——假如不谪戍新疆……

1841年7月的一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江南古镇江城外的江边码头上。

接到再次被革职且被贬新疆的圣旨后，林则徐随即离开广东，打算先北行再西去。中途他取道镇江，想与老朋友裕谦一见。这倒并非仅仅是因为从此以后“西出阳关无故人”，以就此与老友作一次道别。裕谦此时为两江总督，而两江与两广一样，此时为大清的海防前线，裕谦是朝中众所周知的主战派，这一点可谓与林则徐政见相同。林则徐此番来见裕谦，或许是有着太多的话想要与裕谦交代吧！

裕谦在镇江的码头上为林则徐饯行。望征帆西去，看大江东流，宾主的心情都异常沉重而复杂。像这样的送别，一不小心就会催生出一首流传千古的诗篇的，李白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大体上即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写成的吧！那一次送别，林则徐与裕谦有没有作诗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那一次送别却催生了一部影响历史的著作，因为那次送别的人中还有一个叫魏源的湖南人。

魏源与林则徐也算是老朋友了，他们的相识是因为魏源的父亲魏邦鲁曾是林则徐的下属。当年，魏邦鲁“破除积习，不受陋规”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给林则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30年林则徐与魏源在北京相遇时，林对这位以批判程朱理学，反对腐败、主张改革而名满京师的年轻人，就有种亲近感。特别是他们两人对另一位朋友王竹屿的正直有作为却仕途坎坷有着相同的态度：不但同情，而且都祝福王能仕途通达。四年后当王逝世后，魏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林则徐特为王手书墓志铭。1838年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时，魏源不但对此表示拥护和支持，而且对禁烟充满希望。1841年3月，林则徐再获起用，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将魏源引荐给了也是朝中主战派人物两江总督裕谦，魏源得林则徐引荐后毅然投笔从戎，到两江总督裕谦的幕中做了一名幕僚。

可是没想到仅仅过了三个月，林则徐就被再次革职，朝廷又和战不定，魏源“知与愿违”，心情忧愤地从浙东前线来到了扬州，以寻豆蔻词工，青楼梦好。

听说林则徐途经镇江，魏源特地从扬州赶到镇江的江边码头，与裕谦一起为林则徐送行。同为主战派的林则徐、裕谦和魏源，三人相聚，抚今追昔，国事茫茫，忧心忡忡，百感交集。

其一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
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鳬。

其二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
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萍。
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
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这是魏源后来追叙他们的这次送行而写下的两首诗，从诗中不难看出，此时他们虽然屡遭挫折，但并未心灰意冷，而是披肝沥胆地交换了意见。

俗话说：“千里搭凉篷，没有不散的筵席”。江南的舟子已一再催促了，起身告别前，林则徐再次向老友们倾吐了“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的远虑，然后站起身来，从随身的行李中拿出一个包裹，一层层地打开，是一大捆的书报、信札之类。林则徐语重心长地嘱咐说：“今日我将远去，不知何日能回，也不知还能不能回！这些是我在广东时派人从海外书报中辑译的材料，全部在此，现交付与你，并拜托将它们编辑成书，以期广为流传，以期能开吾国民眼界，悟得御侮之道！”

只见魏源肃然起敬，他瞪大眼睛看了看林则徐双手递上的这一个包裹，又与林则徐四目相对，一语未发地伸出了双手，接过了包裹，也接过了林则徐这一不同寻常的重托。

其实，林则徐连同那些资料一起交给魏源的还有一部自己的手稿《四洲志》。他之所以将如此重托交于魏源，当然是基于他对魏源的信任。

魏源出生于湖南邵阳，家庭也算是一书香门第，从小聪明过人、博览群书